



魏子敬遺集卷之七

嘉善魏學泚子敬甫著

友人蔣 時若滋甫定

論策表

韓非論

魏子曰韓非其衛鞅乎鞅天資刻薄人也相秦霸秦  
車裂于秦而韓非乃繼起生韓非死衛鞅也鞅入秦  
而相非入秦而死然吾不以置軒輊也死韓非生衛  
鞅也獨李斯之譖行而天下傷之者以爲非業不及

鞅又曰非才過斯而卒以斯故死非遇不及斯斯相  
久矣非以羈旅入秦輒思翹其失而奪之位非策也  
則又曰非智不及應侯惡是何言哉應侯入秦昭王  
方失勢而倚任爲獨專故得遲之數年而一朝發之  
始皇時天下既定矣擬一再噉而啗其全矣而主臣  
相得斯方自託于摯望之儔非新從韓來苟不效蔡  
澤之逐應侯直奪之且夕間而敢幾幸于曠日持久  
之後哉故非入秦而死天也天必死之未有能生之  
者也不爲應侯死爲應侯亦死未已也爲應侯死爲

衛鞅亦必死卽甚焉而爲當日殺韓非之李斯亦必  
死曷言之非韓人也韓人入秦卽微斯將無猜乎就  
使始皇見說難孤憤五蠹之書而慨然與之游逐李  
斯授之上相不一年而爲韓之情形必自敗也敗則  
非亦必不得其死故曰非之死未有能生之者也欲  
勿死則莫若用之韓用之韓則藉弱韓之資而信賞  
焉必罰焉堅城而廣蓄焉今其書具在固灼然備成  
畫于胸中者也或從或衡借十年之暇以內修之國  
中韓雖憊尚足當天下之衝而茲又已矣不得已乃

思存宗國於秦廷不亦難乎吾不能不三歎焉

荀彧論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彧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伏后在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無子且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操以此恨彧彧卒憂死袁曄

載彧之陋若此裴松之極辨其誣唯余亦深以爲誣也獨計偶無是事耳果有之當若何曰是不難泄人言以求利勇士不爲况危君父乎文若之不言固宜或見詰則從容對曰彧蓋熟思之自董承旣敗公倘天下之爲董承者密矣奚報怨之有使遽然白之則暴怒之下舉動易乖彧將有投鼠而忘器者天下萬世其謂公何此彧昔日之所以不言也豈獨昔日不言而已卽今日事覺猶望三思後行毋詒忌我者口實如此則辭直而謀忠操當爲之奪氣縱不然豺狼

肆暴毅然以大義折之豈有九錫且力爭而不爭弒  
后者哉抑嘗案年覈實或仰藥于壽春明年操立爲  
魏公又明年伏后被弒賊操之狠必無藏毒數年者  
袁曄之繆又不足置辨也已

擬治安策

泰昌十月著

竊聞之極治可以有爲極亂可以有爲中伏危亡之  
幾而外蒙治形是焉可以有爲哉匪獨不可有爲也  
并不可以有言宋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  
于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方今承平

日久士大夫聞纖介之警恐恐如不及夕聲息少怠  
則復縣縣焉如將層累而上以至公卿訖黃髮兒齒  
而猶未已有杞人眉爲之顰未有不歆唇而哈齒且  
爲冷者也嗟乎賈誼謂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猶危明耳今則實類于此清平之天下溫飽者享之  
窘迫之天下羣推而還之人主人主迺倉卒簡付責  
之平日不任世福之臣火未及然豈容謀徙薪者置  
一喙哉詩云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今日之謂也雖然  
請敬陳其愚夫當宁所蒿目而籌者虜也虜不在邊

場在華曷言之今天下非嘗罹水火塗炭之苦也非  
有大繇役鰥人孤人不能自存也非有九年澇七年  
曠浮骸枯孳之相枕也奴酋訐一方耳又非遽爲天  
下病然而黔首思亂頰肉衡起市上年少游食往來  
多好譚非常之事鉅盜出沒海島者張其焰以招亡  
藉亡藉多樂往萑澤之黨亦且殺吏卒燒官艦甚則  
道遇邑貳跪責而釋之民懷百金以上得鼾睡者蓋  
寡矣至于狀貌詭特聲音衣服麗雜影忽聚散徧播  
二三吳間度必爲所不可爲而莫能詰其蹤尤有隱憂

嗟乎今時何時尚可不察其景邪昔魏羽林郎焚張  
彞第殺其父子高歡曰時事可知矣遂散家財結豪  
傑今蘇松諸郡細民憾鉅家者動輒火其居掠其財  
驅散婦女官吏莫敢嬰其鋒而亂從怨生遙聞者往  
往稱快夫奸雄舉事未嘗不挾衆憤以爲端憤怨不  
洩大亂之本也危亡之不卹而快私臆以爲嬉維彼  
愚人覆狂以喜斯之謂矣邇天象屢變國遭大喪人  
心恫疑未定街巷飛語日數四相驚傳稱熒惑星降  
地則爲兒童謠言自古奸雄構既喻數萬之衆于一

日夜之間者未有不煽訛言者也詩曰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可無寒心乎哉帝王攝伏天下乘人心之畏  
懼以立紀綱而法令以虛聲傳之苟人心肆然無忌  
相與角知勇之實而闕破虛聲之無用則居人上者  
情見勢詘楚若徒手之不可搏今夫主之訶其僕也  
詢之不敢對撻之則解體受笞豈真力不敵哉豈真  
計官府箝縛將有後患哉一時惶怖若或制之而不  
知其誰制此之謂人心死則人人攘臂起矣是  
故紀綱者立於無形禁於未然鉄鉞束而生繡下民莫

之敢攫彼張彞被殺曷嘗不斬八人以謝張彞然既  
敢于殺張彞勢必至八人亦不可斬民譁于國寇驚  
于野紀綱蓋若斯矣爲張彞者殆矣爲高歡者未可  
測也頃江南米價驟踊百姓羣擁而號之官市人羣  
擁而和之公堂之上執升斗而踞以詢夫民至柔亦  
至悍矣一夫到縣門胥隸挺匈而譁頭搶地乞哀不  
已什伍成羣輒若笞長吏而亡辜意象若此憂時之  
士所爲慟而幾哽者也頃梁微鞠守通墮首田僮縛  
奴狄令殞命莫謂此往事也堂下譟嘯堂上頰再赤

再白勢亦卒卒矣法令何日不繩民而民亡畏懼寢  
至此憂時之士所爲嘆而復慟者也人元氣耗散衣  
冠談笑猶人也勞苦寒暑乘之則立仆今天下耗散久矣  
特勞苦未極寒暑未甚之時耳可不大懼與問曰民  
胡以不畏法曰不畏吏故問曰民何以不畏吏曰吏  
多愆故刑法故非法不行故不行法故平時多枉法  
故法不足畏急時雖奉法法亦不得施然則振紀綱  
者安出哉獨有清吏治而已矣其道莫若懲縣令之  
墨而重郡守之權 國家分千八百國之民委多士

多士爭啖之鮮懷惻隱者但有人焉循例取盈不至  
受賕鬻獄斯卽今世之伯夷矣祖宗朝深疾饕吏違  
違寘重辟塗炭旣極宜亦當宁所動念也貪廉者黎  
民生死之原一經剝削數十年生計蕭條而直指操  
白簡從事率取一二科貢抵出匣之鏹搏兔耳無搏  
虎者比赴大計則蒼頭已先行李入矣郡守儼臨其  
上方以它日之臺省意之惴惴不敢迂而彼亦日夜  
爲臺省地於外大吏亡所憚民以此益窮案漢書朱  
博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夫視其可用者留不能



者罷黜薛宣移書屬縣貪猾不遜者皆解印綬去更  
易平陵粟邑令二令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繇是觀  
之黜陟更置郡守得自操漢二千石之權蓋若此其  
重也今請節取漢制令郡守得進退諸令夫令朝下  
一紙于邑府夕聞之至疾也生民疾苦通國難撫至  
審也訟獄田賦未嘗掣之肘至寬也守取此五六人  
者攷校短長至簡也非甚憚賢鮮至繆盭者矣彼方  
遠而文于銓曹近卽有銓曹焉彼方遠而文于臺省  
近卽有臺省焉月有代巡歲有大計束其內營之思

而近注之于守勢不得不轉注之于民用以嘉惠元  
元是或一道也且民之去天子也遠膏澤不數轉涸  
矣其得實致之民者郡邑臣耳譬之剗竹接泉百折  
入室而邀澤微汲諸宮中饒饒惟意何則遠近之勢  
異也故郡守者天子託以襁褓民者也儼然臨數諸  
侯之上不可謂不貴矣然而外蒞郡國惟恐不疾去  
之郎官出守者回跂承明之廬夢寐猶悒蓋國之權  
勢不存焉寄赤子人手而使怏怏有自卑之心兒安  
得肥故郡守不尊奸墨吏無所憚未有能澤民者也

澤民之道積貯爲先鼂錯曰堯湯遭水旱而國亡捐  
瘠者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高皇帝卽位首出楮帛  
積穀已又詔天下每縣設四倉其制本李悝平糴之  
法李悝本管子輕重之權管子又本周公遺人之意  
豈非利民之良政哉顧邇年青齊之菑赤地千里蓬  
麵槐蠶之不給析骸殺子以給之然而四倉之制故  
在也散滯糧出紅朽一飽飢民者幾人爰書所入固  
聖制藉以糴粟者也吏平時不沒罰鍰者幾人夫民  
不羣聚不亂不流散不聚飢寒迫身盜賊蠶起豪傑

鼓而用之則不測之旤可一旦構從古山東一帶易  
亂難平游俠聚譚古帝王若出諸袖彼時守土之臣  
得以補苴亡恙魁桀不至乘間發者幸耳天下詎易  
有今日哉然猶可解曰被重菑若近日江南米貴往  
歲未嘗不熟也特小歉耳非有山東之害并無戊申  
之水也會市價驟踊民相率以平糴請吏遂相率遏  
糴又各限定價國中商賈不通居人大譁夫貨亡常  
趨爭集價昂之地價昂則境外之粟將入境內之粟  
將出虛坦之儔尚將故颺之以徠遠商若之何其平

之且平糴者平庾廩之宥時耳非平民間粟也既不克取我陳食我農又不克走吏圖汎舟之役而抑人價以爲平雖肆人于市價將益昂惡乎平之哉古亦嘗勸分矣勸之非偏之也今則彊取焉故米價雖抑猶昂于平時鉅家未爲失奇贏而不任橫偏復不利富饒之聲各相顧不肯發繇是胥卒需索寔人誼繇藏米藏鹽捕商捕賊岌岌不自堅而富民困彊有力者若巧通賄者終匿不肯發也繇是塵甑之家持重錢入市日晏亡所得米而貧民困諺曰傷寒不藥是

爲中醫救荒之爲也然茲皆一時失策耳大端則病在庾廩之空虛粟足支一年歲卽惡民不匄懼民不匄懼則價騰而不逾不然者小不穰而足以亂夫國家非能長無事也其甌必中盜賊其發必乘凶年傳口有備無患可詆云見彈求鶚灸邪然而吏習皆窳誰昔然矣菑害遙隔頓忘往昔之倉皇且懼適果奸腹而阜後至者之橐姑逡巡已耳外臣不尊墨吏不懲實政不修思以奠萬民杜後菑是猶救脛而引其足也未有能至者也顧瞻時局不覺忽流涕焉勢有

與國俱終古者其門戶乎今羣臣號一家耳實戰國也朝聽陳軫而天下從莫聽張儀而天下衡一從一衡滔天燎原天子之權散于下四海之利聚于內雖有賢守令不能不伺鄉背以為工吏道淆雜生民憔悴綱紀日壞職此之繇門戶之肇也必果材敢知冀自樹當世者也羅所同翦所異將自遂其所欲為而朝端翕然從之強者類合弱者誦服纖夫垂危亡援者乘時倚焉當斯時也順風揚帆雖豪傑不克自持而况羶趨之伍傲焉以騁多為輿議之所非識者蚤已

料其勢之不長矣別有果敢材知者出焉銳然犯一時之鋒以與為難而鄉所不收者翕然從之輿議所棄顯為射的大率皆狼狽而首事亦為之殉此時局之一變也當斯時也強者類合弱者誦服纖夫垂危亡援者亦乘時倚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再變之後脉絡淆混垂危亡援者或銳然首發天下之難端忽佞忽賢忽合忽離雖黃帝孔子復生不可致詰君子之憂時也睹氣焰之方張愀然以為過當默自遠引新鋒嗣起隱隱焉以為望而君子又以為過當則

又愀然遠引焉是故門戶割裂獨垂危亡援者獲延  
旦夕之命而大君子常獨立於淒清之地果敢材知  
究爲人殉則首難亦亡利焉總之爲羶趨者用耳矣  
故親君子遠小人古大臣入告爾后者未有先此者  
也而近日聞之輒心痛計獨有綜覈名實而已矣旅  
而排一人其意必不在一人也而人主不問案臯狀  
如牒黜可也不然是陷忠良也旅而進一人意必不  
在一人也而人主不問卓有顯績庸可也不然是比  
周以相謾也聖主優容言路豈至大譴大訶稍示薄

懲則言者固已不信于天下矣譬之樹然披其根枝  
葉自脫兩造之功臯立剖則言者自寡矣非不比周  
益堅也而雷霆之下怯者先獻其肝膽則其交必敗  
矣且夫優容者非槩弗詰也謂怒其誤觸乘輿也若  
辨官論事則必案實而窮詰之盛世可以枉天子必  
不可以枉臣民枉天子無臯所以信言臣之氣綜覈  
名實所以平言臣之囂昔宋仁宗之世議者訛宰相  
奉行臺諫意旨而天下號治平言之囂也愈於闕然  
噦噦之鳴混入于吠景吠聲之中而不可辨則聞者

賤之故言路不清言必不尊覈之者尊之也且論風俗之勅必曰怯于私闕今之闕勇矣卒逢鉅奸反爲茅靡者或有之故綜覈名實者正變于將之亦勿使妄割將以留大用于體髀也議論之囂詩人憂之故曰噂沓背憎又曰如匪行邁謀居平紛紛相啗一朝緩急萬喙爭沸于法當危嘗讀宋史至李綱傳國事旣大壞矣而門戶益堅厯存一綱必逐殺之而後已此忠臣義士所以擲卷而起號慟不能止也名實混淆議論嘈雜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其最急則莫若

簡大臣詩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簡大臣序爵之本也要在與之共朝夕而躬覈之三公六卿分叩厥職生平留心軍國者必鑿鑿洞利害可見施行中庸之材能陳害不能陳利大率皆內懼其或囁嚅游辭者賜骸骨歸如此則 朝廷大臣肅然非嫚媢之資矣然後舉綜覈之政下與賢佐謀之天下雖大天子當夙夜籌者止十數事外大吏中丞已下天子當洞悉肺腑者止十數人黼屨有人則要褊固已全挈矣更時訊郡國疾苦吏能飛詔褒之奸墨爲諸道最飛詔

收之時出一二如高皇帝朝則天下固已大震叠矣鼓動一世豈必程石哉明主餘力爲之耳孝宗在馭羣輔疑不足以稱明德而閭閻熙熙海內咸理則以晝日三接泣留大臣明主求治之願誠有以沁入乎元元也君臣同心言路參之邛隆可立待也且其益未可更僕數大臣不獲上詢厲爭集之則柄墮小臣大臣苦衆喙勢必附離左右以內惑主而外抗天下則柄墮大臣羣下不得望顏色執政內比庶正紛亂鄉非挾神武之姿馮社稷之福不爲秦者幾希

則柄墮內臣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知士益深憂之曩者幸犯至輕之疾而率此道也以往則必有極重之旤君臣驩洽百患不作萬世之利也程頤曰人主一日之間當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蘇軾曰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誼薄誠得君臣驩洽芟節儀數大臣坐論臺諫入侍取祖宗之天下直如農夫庶蓁蚤夜謀之欲區寓毋平不可得也東事則在慎擇經畧臣而久任之今士大夫習見塞草邊雲者少矣見蠶肌粟見蝨

色動聞金鼓而志不懾且神往焉者百不得一一夫  
出關數百萬生靈託焉宗社安危寄焉亡具者一擲  
百萬徒以國僥倖此非可以輕議舉也乍入虎幄如  
循暗室久迺稍明苟非敗國誤國明有徵驗皆當寬  
時日解文網以徐需其成此非可以輕議易也今則  
不然舉朝推一人方叔召虎復生今日矣小不效則  
舉朝攻之杜重威韓侂胄亦復生今日才不才豈倏  
忽相反哉旁觀爲之也封疆之臣亡暇伺外寇而息  
息探中朝勢安得不危或者果不勝任亦有之然後

之方叔召虎慮有今日久矣非舉者之誤則易者之  
誤也國事其可數誤與夫戰氣未復難語大創小失  
利亦必有之裁出國門而人已數日月其後少選彈  
文及焉大者浪戰以塞責小者諱敗以掩辜它年構  
非常之旤必此之繇大抵當今之世寬于用法而苛  
于論人其寬也喪師辱國覩然懷首丘之思其苛也  
藁首縣街之疏無一人得免夫今之人固非不知解  
文罔也臯小見則立訾夫所謂解文罔云者豈虛言  
而已正并其臯而寬之也儒者之所謂甚大當局之



所謂甚小舉之大小不可不察也昔范仲淹焚西夏  
嫚書宋庠曰仲淹可斬也以正人論正人而苛責壹  
若此多口之不赦蓋已久矣誠能破大衆之論開功  
名之門則莫若久任久任則莫若重用之重用之則  
莫若舉攻守之畧進退之宜錢穀之出入惟其所欲  
爲勢未可動遲之小訕誠之端緒已睹則展十年之  
期使隱然有自爲戰之意而事迺可以大濟此學士  
之常談實籌邊之長策也今邊臣曰遼兵不可使遼  
田不可屯此豈中事情哉彼殆有懟辭焉度其後無

可居之功也重用之則且言調兵之害官縣金購士  
士罔應者閭左亡賴利其數金未就募而先懷中道  
解散之心頃浙兵北行橫奪民舟拔劍抽矢目夔夔  
以睨度江而北沿涂劫掠動則曰我且往而死誰敢  
難焉兵戈所至何變不生卽日者米價之闕或以爲  
商賈阻塞故旣涵中國腹心之患而比到麾下則又  
適足爲啗敵之資此但糜金賈害耳竟何毛髮裨邪  
語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然唐  
之亂也河北亡敢戰者有李光弼之嚴明而壁壘皆

精采也宋之渡也畫江以南亡敢守者有岳飛之強  
毅而黠虜辟旌旗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遼人不守遼而必合天下以守之邊臣之計懷  
也且更言屯田之利屯田一鍾當轉輸二十鍾其故  
甚易解也蘇軾曰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  
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  
其解更甚辨也故趙充國所將厯六萬人耳然猶曰  
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爲明主憂今聚天下于一隅  
而大農日輦金穀飽之奴酋何時伏誅吏士何時休

歇縱不遺一矢不亡一鏃縣官固已坐困矣遼故熟  
壤也非砂磧比新遭大兵膏腴盡弃量非患執家豪  
右之梗也新畬每每寘爲石田多士如林寘爲象人  
遼臣其何辭意者甲士朝夕待戰乎則請以耕待之  
曩者局守圍城草雜禽獮移駐郊牧游虜徘徊置士  
必戰之地則怯者忘生示敵必戰之形則勇者畏死  
繕鄉亭浚溝渠植果木銳者亦罷者晦且戰且守縱  
耘耔之弗時不猶愈坐困乎且懼其侵軼我也則請  
卽以其智困之匈奴食肉飲酪衣皮毛逐水草轉徙

而東則異其城郭屋居猶我也緣南晦而飽猶我也猶我之懼彼侵軼也誠屯重兵要害以游騎往來伺懈則若鷲鳥之發寇發則止夏燔麥秋燔禾我不以此困彼彼卽以此困我爭先處強亦存乎將而已漢隴西三困于匈奴民亡勝意邊吏底厲其節敗虜衆殺一王而民遂振故將不可恃一戰之威士卒可藉一鼓之氣今縱憚大創乎且用伍員肆楚之法使士習虜而與之狎一日得利則邊人可復使也且勇怯奚常之有人有暮行遇盜者怖甚盡被服以獻已復

遇一舟私念窘已極矣不若一效盜之所爲其人怖甚亦盡以被服獻黎明視之卽鄉者亡失之被服也夫人一也爲盜則勇人盜則怯欺弱畏強虜與我一而已矣乘客兵之方集而疾議練乘轉輸之方給而疾議屯用外擾敵內護耕雖黃石復出不能易也爲將之道在急收死士句踐式怒蛙自剄而獻其首者十三人死豈真足樂哉誠有以激之也今士卒誠憊蹈白刃赴湯火不辟難險者豈繫亡人燕趙之郊樗蒲飲酒報仇殺人走死地如鶩者不可勝詰茲皆不

過市魁盜桀耳而其人方自詡慷慨奮邁有澆酒趙  
州之意誠羅而致之此可以氣使也才苟可用陰揣  
其所欲而微飽之彼將惟上之所驅方共激昂自負  
未嘗不曰士爲知己死也亦未嘗不曰斬脰陷胷丈  
夫固樂爲之而究其元則未有不爲利用者也韓非  
曰利之所在皆爲賁諸俗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非虛語也昔者韓信破趙廣武君進一策則知之成  
安君不用則知之呼吸動靜亡異同室而今者寇之  
至百步之內尚踉蹌四顧不北何待故制勝之道在

急擇死士而善視之以偵則遠以戰則猛以守則堅  
鄉曰錢穀出入惟其所欲爲范雎所爲金盡者功多  
也若夫戰勝廟堂則止有慎之推轂之日而已矣嗟  
夫勢有貌緩而實迫責有似夷而實危惟京營爲然  
祖宗朝貅貔之隊騰驤帝都近大抵亡慮皆寒乞  
矣卽錦衣號親兵舊滿十萬聞近不過萬人旣實無  
萬人之用而大農糜費仍歲耗十萬騎之資墮軍實  
而長亂萌刻髓之憂也然而逃絕旣多世俗率以勾  
補爲苦百姓則補之難貂鎗統袴屨負其間影詭之

籍相目不敢問則治之難勢必籍操閱爲簡稽然難  
盡閱彼且一身數名當之則清之難屠沽灑削各有  
私業并操亦不可得數則練之難戎政某操期少密  
耳沸然投要牌詢諱合軍皆註妻某氏紀綱至此不  
爲張彞亡幾耳能勿寒心乎哉大都今日之京營不  
足禦虜而足以亂驟動之則虞召變苟且旦夕則虞  
養奸恐當事者未可高枕卧也爲今之策急擇大臣  
沈深有膽畧者爲司馬武臣威望壓諸將者佐之而  
明赦已前隱占者勿臯與之更始武弁久于其事情

弊當盡知偏裨已下各按所部理之主銷籍不主實  
伍懷臯效職已所侵匿者必先吐矣見存者如制立  
予糧免朘削需滯之苦材藝拔其羣額外賜決拾之  
資諸將才且廉應時尊顯之蘊畜日久扼其口而奪之

食或戀弗能割則擇其爵高而臯多者斬一二以徇  
如此則令出而不驚罰重而兵不譁大將再閱之後  
軍政肅而羣偷息矣浮饜漸復驍勇可漸致縱多叅  
寒乞萬餘人非軍政之大患也爲治之道有賞然後  
可以刑紀綱既亂有格外之賞然後可以有格內之

刑賞行自賤刑行自貴賞行自賤者散十萬之羨便可鼓百萬之驩聲刑行自貴者皐彰而勢獨直狐兔縛之寂然衆怒之不嬰而聲畏天下此安危之幾治亂之轂不可不察也然而天下之事非錢不行開倉廩賑貧窮數千里之水旱民亡菜色者窖粟多也冒犯鋒刃諱而先登者爲厚糈使也浮饜未復賞格先行不憂不繼者帑藏盈也綜覈名實必從財用亟行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私念財用之流也必有所歸歸君上君上足也歸百姓百姓足也不幸中

飽而歸羣奸羣奸亦足也然法令不修氣象凋瘵往往公與私交困茲曷故焉蓋嘗思之人情用本富者守財嗇以奸富者使財輕農夫秉耒而耕百錢掛腰生死以之商賈則稍稍輕矣鬪雞走狗樗蒲六博黃金散而復來又輕矣吏胥割人肉而不疼視錢益輕媮衣美食醉紅紫以嬉笑儉嗇者齷齪不足道身死而子孫困蓋財用諸田宅器用田宅器用在也葬諸衣食酒色則擲瀚海而已矣一郡縣之內穴而啗者不可計數一省之內不可計數一津梁關闡之會不

可計數一漕錢糧鹽之局不可計數至京師則集五  
方之奸而穴焉結闔寺通戚畹交卿相鮮裘怒馬目  
偷而氣高使奸弄財老于吏者弗能詰卽如大工一  
舉內自諸宦下至乞兒胥衣食其中民間可一金得  
者倍未已也必什百之木石材貨舊可資匠石者必  
弗肯稍採必紆致之數千里外郡縣與人徒百舍重  
鹽牛馬道斃然又弗甚惜且惟懼速成焉必稽之數  
歲之後然後已夫天子與士庶異矣貧民入市不取  
贏不歸富家委僮僕則少損焉士夫不諳直直常倍

帝王之家豈真與齷齪者競繼畜哉然綜覈之朝必  
明知之而故寬焉可以明知之而寬千萬不可以欺  
闇昧而奸錙銖寬以千萬千萬而已苟奸錙銖必至  
萬億及秭而猶弗旣此綜覈之大凡不可不察也司  
馬遷曰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可化夫  
焉能使一日皆夷齊然治道去其泰甚不去不可以  
治借一二貪黠之尤以懲羣吏則羣吏廉羣吏廉則穴而  
者無以售其奸內自宮禁外訖都鄙量其所稽動纍  
巨萬尊賢豪購壯士惠黔首國不益賦而用自饒此

其經也司會不察守鬻爵爲奇謀夫鬻爵者苟且之  
政在所必革者也吏受賕于內輸者償于外舞文弄  
法僞章刻盡穴而啗者徧天下所得秋毫所喪丘山  
此直憫虎之無翼而傳之耳明主弗取也明主之道  
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三公九卿下逮州邑之小吏壹  
以此道齊之故君心不求治無治道可爲也君而求  
治則救時者必以綜覈名實爲本

擬 上御煖閣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面議章  
奏因健等極言鹽法之壞命戶部通查舊制覆

議行之謝表

弘治十八年

伏以響洽雖喑 帝眷續千秋之喜起法斬修舉臣

言厯 五位之綢繆 先朝本樹良規能奉行則利

源自闢 聖世悉遵成憲共稽覈將弊竇立清拜手

颺言撫心懷愧臣健臣東陽臣遷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帝王總攬海宇最要者在密邇大臣宰

相翼贊熙明至大者在肅清庶政至于理財之急務

尤需經遠之良圖自九府鹽鐵交資官山兼以官海

而累代鹽屯互濟足食還可足兵馴至 本朝備收



羣筴念東南之美利不盡將以私煖富姦雄念西北  
之峙稽方艱將以供億困閭左莫若輸粟塞上用鼉  
錯之忠謀因而取引運司殫劉晏之長算一引納二  
斗有羨在商賈爲費少而息多九邊省萬里之勞在  
朝廷爲計深而利遠于是千耦蟻集萬鍾蠡屯凡  
彼豺狼所嗥狐狸所居處處我疆我理自此虓虎之  
旅貔貅之隊欣欣且飽且騰蓋中外之血脉旣聯將  
戎虜之心膽自落而法行良久弊遂多端 國漸捉  
衿下徒仰屋何幸 九重之睿照俄驚三接之光榮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祥摛戴玉道契寢繩垂凌景  
以字人披薰風而扇物億萬姓日在襁褓猶歎國未  
太平二三臣每乞筋骸輒云卿忍捨朕父老頻爲加  
額舉朝不覺淚流乃旣勤 殿陛之交復聽煖閣之  
召 龍顏晬穆念臣等爲師保公孤 天語溫和視  
臣等若家人父子特軫萬方之利病徧繙百辟之封  
章 君都臣俞盛事堪留韶筦爾可我不愚臣亦協  
堦箎相顧解頤共喜 聖朝無事不禁輦威獨傷鹽  
政多乖深恨繆鑿於 祖宗倘陳顛末於 君父行

鹽地不加曠而引日增因多留滯之引給鹽引不加  
增而價日益因多徙業之商盜販公行在在鴟張無  
忌則私鹽之橫堪憂場蕩腋削筦筦鵠立無依則餘  
鹽之禁宜緩孰官舳孰私載夾帶之宿蠹難清或戚  
畹或宗藩奏討之蔓延特甚要其壞法之最莫如  
改折爲先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無涓滴得佐軍需  
餉之出約費幾千萬緡何絲粒不仰輸輓棄沃壤爲  
荒墳佃者投耒逃亡處樂歲如凶年兵皆脫巾詬誶  
流弊若此法制安存賴吾君之聖明立下詔于

該部嚴核創垂之初意速議改輟之令圖積歲因循  
一朝整飭臣等材同襍綫職傍衮衣鍊五色石以  
補天自慚蹇劣鑄六州鐵而成錯每切憂危喜值垂  
磁謬期攻玉伏願虞門日闢禹謨常懸因徼等三人  
之愚忠溥收一得因鹽法一事之潰壞徧惕萬幾則  
宮府諸臣爭效媚茲之款而吏兵諸局盡成振刷  
之觀矣

魏子敬遺集卷之八

嘉善魏學泚子敬甫著

弟魏學濂子一甫較

雜著

題周伯譽後集

余之知麻城有伯譽也自讀江漢人文始也葛水鑑  
評伯譽不擊刁斗絕似飛將軍而舳艫千里旌旗蔽  
空則飛將軍未嘗有此大戰竊歎詫以爲知言比訊  
其人則麻城已無周伯譽久矣頃與易曦侯語相對

惋惜且誦指海內名士凋落殆盡泫然悲才人之易折嘻茲曦侯對辭也曦侯從黃岡來所經山川之紆曲人物之龐襍其間以才死而惋惜焉者屢數人以不才死而泯泯焉不知幾千百矣謂才人偏折也哉獨以伯譽奔騰澎湃之勢噌吰鏗鞳之響度將逆三眉之顏行而轉闔而前以決勝爭霸于天壤之間而忽焉中道天三立未成溘先朝露墓籜再實後浸淫與泯泯者俱已矣才人不獲盡其才是則才人之怨也嗟嗟李白謫仙也不得嚮天上圖一捧硯而李賀獨被召竒矣然李賀去踵賀後者仍不少得毋字刻句砌不稱大篇白玉樓中亦復紙下如飛也邪伯譽死才人自此鮀背矣

短歌跋

墮地而後刻刻皆死期也但未測死法耳死于餓死于杖死于縊死于毒死于水死于火死于刀死于鑊死于千鋒萬鏑人總謂不如死于病嗟乎枕席之上淒淚暗滋苦汗猛迸嚔喉輪轉一響而絕亦安見其愈于烈烈死也哉丈夫身荷軍國方以徒死爲臣子

罪豈堪更以不死爲君父羞世之豪傑自命者未及見虜騎輒踉蹌奔還抑何其不知慙也友人錢茶弔遼死事將吏作短歌十章敲如意歌之聲辭慷慨余歌信公詩爲之亂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浙忠詠跋

曾不聞錢生數吟也往歲忽作戒殺詩十章剴切竒妙迥出子瞻汁韻詩之上頃余讀仲芳浙忠錄方爲慷慨流涕而錢生忽投詩一編微獨激昂磊落足與

憑弔古人卽其詩古澹幽峭韻格亦直踞第一流嗟乎丈夫在天下一蟻子不忍與作苦事大節當前視頭顱一蟻子耳壯哉錢生豈徒數吟云乎哉

### 通陸宅婚啓

代三叔祖

八世風猷占諸兩姓百年好合肇自片言值良苗之懷新樂衡茅之有慶恭惟親家詩書望族孝友名門鴻羽可儀龍德而隱式穀廣中原之菽有齊嫺南澗之濱洵所謂玄圃無非夜光將無鄙部婁不生松栢何意我孫之陋質獲稱半子于高楣念其窮巷白衣

康衢黃髮、含飴而弄稚子、漸可負薪、倚杖而過隣家、  
時謀擇配、今茲忻喜、曷可名言、雨笠漁竿、止共鷗鳧、  
作社、華門茅屋、行看鸞鳳飛來、敬簡良辰、薄陳嘉禮、  
比閭相問、新婚之幣、帛何如、媒妁致辭、田父之草率、  
至此、仰冀慈顏之一笑、永綿純祉于千秋、

請媒啓 代三叔祖

兩家締荇菜之懽、功歸媒葉、百世洽葭莩之愛、慶在  
孫枝、憶君爲新婚之時、一堂燕喜、今見作阿翁之日、  
兩叟龍鍾、况兼柯斧之勞、倍切蕙蘿之戚、孫能納履、

我且啣杯

荅倪太學婚啓 代

春風扇物、竚觀桃李之妍、協氣迎祥、敬締葭莩之好、  
倚暉玉立、捧牘冰兢、惟儀與物而相兼、故感與愧之  
交集、恭惟某丰同玉樹、誼篤金蘭、夙知而成、因心則  
友、觀光帝國、曾驕驥足于五陵、奮翼天池、將搏羊角  
者、萬里信偉幹、比隆于松栢、孰朽樗敢附于萑蘿、如  
某者、農桑自課、世遵幽土之餘風、鷄犬相聞、笑比武  
陵之陋俗、若擬衣冠之族、真如燕郢之遙、而偶因兒

子好吟、謬辱君家問字、遂藉師弟之舊好、巧諧兒女  
之新盟、慶令弟赤水竒姿、定振弓裘于異日、愧孫女  
綠窓孱息、僅嫻紡績于田家、茲申金玉之音、忽拜玄  
纁之賜、維其偕矣、又何予之徒驚蓬華之增華、終赧  
瓊瑤之莫報、敬陳不腆、聊悉寸私、

聘趙氏婚啓

代陳氏

文定厥祥、敬締百年之好合、卜云其吉、巧當三月之  
繁華、御麗景以修虔、展微芹而怖悃、感茲燕喜、豫拜  
鴻禧、恭惟某衣冠鼎族、詩禮名家、令德靡瑕、久蔚連

城之譽、惠風及遠、世留冬日之思、挾策祖計、然之竒  
傳、範守班姑之誠、女嫺四德、門備五長、固宜喬木之  
興懷、抑豈衡門之敢望、顧某倥倥、自許、默默、無聞、愧  
書劍之弗成、對桑麻而獨喜、每笑瘠田數畝、茅屋數  
椽、葛天氏之民、將無是歟、更得賢婦在堂、嬰孫在膝、  
田舍翁之願、於斯足矣、是以慎簡蘋蘩之寄、謬期葭  
玉之依、幸我長男、許爲半子、天作之合、人競爲榮、撫  
兒額而教之書、未許佩觿、佩鞶、量兒衣而思其室、豫  
祈鼓瑟、鼓琴、再籍冰言、復申金諾、慶良辰之可悅、赧

嘉禮之無文、野饋殷殷、今日繫羊而往、德音穆穆、他  
年挽鹿以歸、雖負愧古人、難語太丘之里、而克昌厥  
後、定符敬仲之占矣、

荅蔣宅納采啓

代大人

常論婚姻之合、最宜朋友之家、蓋父兄之往還、久已  
相視莫逆、則兒女之情性、自爾不卜可知、此本素心  
見諸今日、恭惟門下神風駿爽、氣韻鴻深、玄言動協  
古人彩筆、一空作者、方謂君才之莫偶、竟於我子爲  
獨親、夙叶墳笮、議諧琴瑟、昔者携編共業、寔由戊午

春初既而衣襦興歌、卽在當年秋杪、可見良緣之甚  
巧、先已默定于斯時、人復何言、天作之合、念令嗣垂  
髻早慧、允同玉樹、臨風笑孫女學語初全、豈解楊花  
擬雪、竊愧門楣之弗類、奚堪筐篚之多儀、來翰諦觀  
報章難稱、問何以飾婿之佩、笥中素乏瓊琚、問何以  
華婿之裘、爨下誰嫺綺錦、檢書相贈、聊用致我惓惓  
垂盒而歸、人將見其濯濯、深慙輶褻、仰冀莞存、

陳宅聘啓

卜云其吉、衡門睹芳草初妍、文定厥祥、敝帛借春暉



若麗占風猷于八世、慶協睢求、締好合于百年、情深  
燕喜、涓心佈悃、拜手陳辭、恭惟叔翁親家門下英才  
颯舉、靜詣淵淳、腹貯天人、堪射漢廷之策、目營時務  
常爲梁父之吟、豫章龍從以干霄、根荦特固、河漢澎  
湃而注海、滂溢有源、觀其精意所歸、尤以孝弟爲亟  
撫摩、猶子忘飲食、教誨之爲劬、整肅閨儀、知婉婉聽  
從之必謹、人言無間、至德可師、幸屬葭莩之依依、逾  
感常鄂之鞞鞞、昔者吾友邈焉、古人提躬與顏冉齊  
鑣、揆藻令班、楊郤席、菲材殊窘於一得、蘭味乃通于

二難、鑄思而擬態、風雲砥志則爭光、日月千秋自命  
三人同心、尋結兒女之盟、蓋緣兄弟之好、令侄女周  
旋內則、夙閑少儀、次小兒粗習古辭、曾無竒致、謬因  
同調、舊有成言、茲當良月之辰、爰舉納幣之禮、名雖  
遵古、物不及儀、翦荆是供、纏錦奚需、乎青雀提壺已  
簡、繫轅併乏、夫烏羊花纈云何、草率而已、受嗤俗目  
我亦深以爲慙、仰揣慈顏、必且文之曰儉、粲然一笑  
祉及萬年

答耿撫臺啓

代大人

屬者罪畹突至、羣咄大猜、訝有司寬兩觀之誅、羞大  
藩同三危之域、携帑狼顧、如穰侯之就陶、擁客鴟張、  
似陳豨之入代、萑符多窟、桑柘皆驚、若留先帝之罪  
人、必誤吾君之赤子。恭遇台臺衡覽全勢、特奮孤忠、  
請命自天、投奸異地、直爲海隅蒼生、一大抒其忠憤  
之氣、明示亂臣賊子、無所容于蓋載之間、佇觀郊遂  
之重移、皆賴驅除之獨勇、慨自訛言驟煽、迄今罪罟  
猶張、殲之則庸妄堪矜、或念雉罹之慘、釋之則戎心  
何底、又懲魚漏之疎、纔一見瑩而已、艱孰似默銷之

爲愈、奠安兩浙、屏翰萬方、某迂拙難回、出處無據、嘗  
操觚而討賊、謬附同心、頃捧節以還朝、未遑拜手、方  
懷耿耿、忽荷拳拳、敬致一縑、薄伸萬縷、

舉章陽東名宦書

代大人

竊聞循吏之撫民也、居無踰衆、去乃令人思、先王之  
報功也、生苟利民、沒而祀于社、蓋萬世薦豆、陳登之  
大典、總當年攀輪臥轍之餘情、淚灑峴碑、祝同畏壘、  
伏覩故邑侯章公聲色不大情、僞盡知、清靜與歌、勿  
炫察魚之慧、閭閻安堵、坐觀馴雉之風、惟不忍草菅

魏子敬遺集卷八  
視民故能令桑麻徧野國無雉本戶有棠陰當時幾  
信定遠之平平歲久方憶道州之下下日春春紛更  
之後猴冠而虎翼者滋多悟欣欣色笑之中草薶而  
禽獮之畧盡堪方召杜兼軼趙韓至覩小子之有成  
彌念古人之無斃審聲知高山流水神契鍾期相馬  
畧牝牡驪黃識超伯樂手與目而俱了藝與道之交  
資雖家庭所以相期其諄復不過于此惟民之母實  
士也師在往古猶罕其儔豈邇代庸能數值而睠懷  
及此感慨忽生治非斃于故而飭于新俗每厚于生

而薄于死朱鑣耀日頌禱謹騰素總搖風德音沉寂  
間有桐鄉廟貌驚鐘簋之嵯峨半由烏巷簪纓詫箕  
裘之翕艷若侯雙鳧輕泛未及展翰翮于一時且侯  
雛鳳卑飛又尚息扶搖于六月世情宜爲冷落吾里  
倍覺關情瞻生祠之儀容緬高風而回首慰茲父老  
責在縉紳用是援引舊章議崇名宦匪徒銘五世之  
澤實欲扶三代之公一言爲榮萬民是若

息關文

僕才非繡虎性比寒蟬一意硜硜百事情憤困守鄴

侯之架頗類專愚數窺董傳之園實有癩癖慨一覆  
之弗進懼三立之無成撫躬自知逢人堪拜夙懷千  
里負牆之願愧缺九年面壁之功巾馭有叔度之汪  
洋游思盡戢廷玉有伏波之矍鑠懦骨立堅對此兩  
人慚無一得徒抱五窮之技曾無十駕之勤遠馭難  
暮坐馳不止鴻鵠將至關吾弓而射之鸞鳩何知控  
于地而已矣猶未免爲鄉人也是焉得爲丈夫乎今  
年以來失學尤甚三月三修蘭亭之禊偶駕南轅五  
月五賦蒲觴之詩尚稽北棹春夏倏易德業俱蕪不

着祖生之鞭幾失江郎之筆彈馮驩之削鋏羞澁難  
堪碎阿黑之唾壺感慨交集笑頭角自露今何成乎  
覩髀肉復生重自悲耳羌申申以自詈忽感感其靡  
寧弓梗手生坐虛獮臂筆枯心折殊負燕頤若欲憤  
發爲雄庶幾翻然更始用是布颿無恙束笈自攜勿  
憚百千之劬將集二三之侶發交銳志舊業一夕九  
迴季若熱衷世資一日千里自謂糾合有日行將摩  
厲以須不虞客子之徒來適值主人之多事長松共  
祝喬木初遷賓戚麋至者浹旬杯盤狼藉者并日余

自案塵成積乍與書幌相親如負重擔而弛于塗息  
肩方知勞頓如行日中而入于室舉眼無一分明嗟  
神氣之未蘇覺孱軀之甚憊若非還我幃帳之適何  
異加以桎梏之刑兼之蕉葉酒腸難與荷筒痛飲河  
朔十日豪舉竊嘗慕焉沛國五斗解醒實不能也于  
是息心絕客決意掩關放脚長眠先學希夷之睡低  
眉枯坐徐結幼安之跌蕉蔭成林時剪葉尖書字蓄  
薇作架舞從枝罅傳餐夫執輿者爲誰任其來往得  
其門者或寡聊且優游構子虛篇殺青欲遍何須邀

伴同觀讀留侯傳浮白自豪安用携朋共飲留心妙  
諦莊誦六如流覽昔言愛觀五蠹擁書萬卷南面何  
以過茲拈花一枝西竺似乎不遠子曰吾弗能已矣  
詩云終不可誼兮倘遇同調之儔言念索居之苦集  
屨戶外駐馬江干喜不可言私則有請聽高賢之快  
辨誠勝十年讀書柰不敏之凡才未堪三日刮目稍  
俟檢編有獲便當躡屩相求今仍積弛之餘未免退  
速是懼謹閉嶠函之谷一丸泥爲封若犯鹿門之關  
三寸管如律

古錢說

人洵不可以有嗜也嗜則愚仲弟初讀史予爲撰紀元考因戲爲輯古錢非直以稽改元也園法不修錢制紛錯可藉以觀世不二日賀唐宋錢者接踵多不辨文幕朝鮮亦有至者而開元太平居多開元非玄宗錢也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武德中行開元通寶輕重折衷遠近咸便故其流于世也獨繁太平不知所起吳王亮梁敬帝皆改元太平疑俱無錢宋太宗號太平興國意者其宋錢與最後得小錢

一其文曰貨錢大錢二其文曰大錢五十皆新莽物制度始末具載班固食貨志及范曄世祖論中四愁詩曰美人贈吾金錯刀夫旣不以莽故賤錯刀我于此泉又奚憎哉舊錢纍伯一旦以數者爲之長自後繼至大氏皆重出予意亦怠甚矣而來者不止或晨戶未啓髻孺已持錢候門外予于是聞而笑曰弟汝亦知買齊桓公軟血盆者乎程氏嗜古玩酬此盆千金衆皆以桓公不軟血譁之程恚曰僅言不軟血耳誰語汝無盆予解之曰贗與否吾惡乎辨諸昔唐裴

魏子敬遺集卷八  
相國得古盎有九字乃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以篆  
驗則字勢存焉公寶之猶鍾珉卽劉舍人蛻笑之  
曰桓公九合諸侯葵丘之會是第八盟是歲安得以  
謚稱公大悟使今日之言贗者而盡如劉舍人言贗  
可也不然且聽主人之寶之也漢武帝有故銅器問  
李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嘗陳于栢寢案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數百歲人使主  
人之言真而果如李少君言真可也不然自今以往  
且願慶子之千金衆皆笑曰舍人易少君難聞者莫

不絕倒今予一時游戲耳而居然以愚癖聞于人與  
彼買盆者曷異哉好而不已周景王大錢行有至者  
何況西京三官錢弟其識之人洵不可以有嗜也

### 瘞雞銘

白雞來自吳江畜余家朱冠素裳其行昂昂聲嘹唳  
可里許最善鬪數攻敗其羣聲息所至鄰雛率望風  
徙去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飲一啄必偕焉亦時時  
藉雄之勢以侮鄰雛稱霸者數矣客曰余嘗遊燕趙  
青徐之間樗蒲六博蹴鞠獵飲稱豪俠者相踵也竊

觀其鬪鷄焉茲雄蓋英彭之次云居亡何田家子詒  
余鷄一黑鬣而絳身內之羣會日且暮失白鷄處則  
血淋漓被毛羽雜他雞無辨與黑鬣者鬪方罷也蓋  
初角時各無聲似銜枚然又似恐人中解之故各不  
相舍以至困而白雞之左目遂喪明值老嫗至乃分  
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雛來見之驚而卻徐而前遂狂  
叫不止雄稍稍就之若相慰焉者雌則轉而犇雞羣  
孰睨之見黑鬣者兩翮血縷縷遂奮翅搏之逐北數  
百步觀者壯焉然雄亦從此憊矣雌遂不復食相徒

倚一夕死而雄之死顧反後其雛凡十三悲鳴毋傍  
主人憐而瘞之園自是之後則黑鬣者稱霸里中矣  
銘曰生乎雄死乎恫取而瘞之同其宮楚子之塋馬  
與夫子之埋狗也嗟寧從其隆

春夜與仲弟論文數條

鳳凰之鳴高岡也大音金小音鼓而凡鳥方以駛舌  
爲竒不亦劣乎今文集寔類此矣壬戌以來時傑各  
造似子非子之句以爲古奧卽枵腹者亦競爲之嗟  
乎精思渺識實闢千古之未有直振筆出之而勢已



錯愕矣。何藉馱舌爲。若徒馱舌而已。雖里耳盡驚。豈堪見明眼之士哉。胸懷磊磊落落。或平或異。要當與天下共見之。自知爲衆侮而佞其舌以欺人。光明者之所羞也。勿爲也。

唐人由初而盛。而中晚蛇神司令矣。誰能挽江河而之。山曰殆不然。宋慶曆間。文士尚纖譎而軋茁之。調興此亦鬼賀之儔也。歐陽子立二蘇之幟。以令天下而羣譁者咸惴伏無異辭。夫士顧願力何如耳。文中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振衰者方將逆挽天潢。豈

得遂下流之便耶。

然則株守先民與曰嘻庸然哉。驃騎驍將耳。對茂陵曰。不至學古兵法。察其夷然不屑之意。目中無孫吳久矣。况肯爲程不識乎。近世號法家者。大都守黨塾之所共曉。而間出律外之律。例外之例。以尊已而繩人。善用之不免爲街亭。初著小錯。通局不敢下一子。悞用之則房相之陳濤斜已矣。試想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驪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豈不卓爲天下雄也哉。法家論法。法應如是。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蓋才情之傑出也。才與情一乎。曰是不同。能撫弄柔翰者。盡才也。妙極哀樂之致者。幾人哉。古人中。唯三閭大夫與司馬子長。情最深。讀其文如刺船蓬萊。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悄然將移。我情蓋皆得情之哀者也。詩三百篇。其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者。情不啻千變。而苟非有慧心焉。曲盡之安用。不情之藻。績乎。故曰情生文。文生情。才與情合。斯之謂文人。

智勇項相望也。獨困于理場。如之何。曰。貔貅萬隊。仰函關而不攻。可謂雄傑乎。析理者當鼓其才情之銳。以蹂躪于其中。其酣也。如岳鵬舉從百萬軍中。奪其纛而舞。不然者。亦當如李臨淮。納刀于鞞。旗三颭。及地。萬衆致死。庶幾哉。戰苦陣雲寒。舍其難而優游于花草之間。曰吾能爲空靈也。直嬰慧而已矣。細若氣微。若聲斯稱溫養焉。不能似木鷄。柰何。曰黃鍾大呂。定無細響。舉武若山者。吐音必若雷。如必以優柔爲極詣。則詩家第一。清弱者先據之矣。何從數李杜哉。八風十二律。用之各有攸宜。而材力之所賦。

學力之所就要當無拂乎其人。天之不度其器而槩以羽聲律之不致靡者幾希。故世有謂簫聲類鳳鳴者。余辨其爲失伶倫之傳。夫威鳳振九苞之采。萬鳥悉臣伏焉。而聽其音乃卑若冶婦之妖柔。吾不信也。况所謂望之似木鷄者。謂未鬪之時也。以言乎文則未搯觚之時也。若爪距之鋒交。而仍若木雞之不動。則健者攫殺之矣。溫養安在哉。

尚竒者宗時傑。尚正者宗先民。今兩無當焉。惡乎文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然亦從吾所好焉耳。達



